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孕)数据

摇八周岁(上、下)：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优秀电影剧本选摇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主编援—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圆园园缘
摇陈丹晨苑京缘园京缘园京怨

摇Ⅰ援八... Ⅱ援北... Ⅲ援电影文学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援圆园园缘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圆园园缘)第 员园园园号

八周岁(上、下)
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优秀电影剧本选
月曾在京城
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摇主编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摇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远号)
邮政编码 员园园园
网 摇 摇 址：憎憎憎及憎憎憎憎憎憎社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苑苑伊苑怨摇员远开本摇摇源印张摇摇苑园千字
圆园园远年 员月第 员版摇摇圆园园远年 员月第 员次印刷
印数 员—猿园园

陈丹晨苑京缘园京缘园京怨
陨 苑远摇定价：缘园园元(上、下册)
质量投诉电话：园园京缘园京怨



目摇录（下册）

法官妈妈	编剧：王兴东摇（员）
主动作 ,创造人物的支点	王兴东摇（迹）
芬妮的微笑	编剧：王浙滨摇（殒）
只要微笑 ,这个世界将属于你	王浙滨摇（员）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编剧：马俪文摇（员）
张思德	编剧：刘摇恒摇（圆）
写给张思德	张和平摇（圆）
《张思德》电影创作谈	采访者 解玺璋摇（圆）
	受访者 刘摇恒摇摇摇摇
生死牛玉儒	编剧：王兴东摇（圆）
摇摇向戏剧的核心冲去 生死关头	王兴东摇（猿）



法官妈妈

摇摇编剧 轅兴东

获摇 奖摇 情摇 况

摇摇第九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入选作品奖

第八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

第二十一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第三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

第四届中国人口文化奖二等奖

第五届夏衍电影文学奖优秀剧本二等奖

第七届全国法制题材电影电视节（剧）目“金剑奖”
电影一等奖

北京市“五个一工程奖”“优秀故事片奖”

第九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评委会奖





员公安局看守所会见室

一只文有蜈蚣的手腕总在动。

开庭前，律师李节（源岁）会见在押被告张帅（员岁）：“起诉书你仔细看过了？”

张帅：“看了。李律师，我妈病情怎么样？”

李节：“她说她明天能出庭。”

张帅的好动的手戛然停下，“李律师，听说 员岁以下没有盗窃罪，我还差三月才 员岁。你给哥儿们辩个明白。”

李节：“你偷的那四辆自行车，偷你后妈的一万二……”

张帅：“我爸爸不是摆平了，不追究了吗？”

李节指着起诉书：“偷同学家的钱两千，都不算罪的话，关键是这儿，你到于国立同学家偷钱被人家父亲撞上，你动手了吧？”张帅点点头。

李节打断：“这就叫入室抢劫罪了……”

张帅：“抢劫罪？李律师，你要争取给我判缓刑，我想出去。”

李节：“关键看主审法官了。”

张帅：“该出血就得出血呀。”

李节：“你爸，你妈，虽然离了，为了捞你，都出动了，就看法官给不给这个面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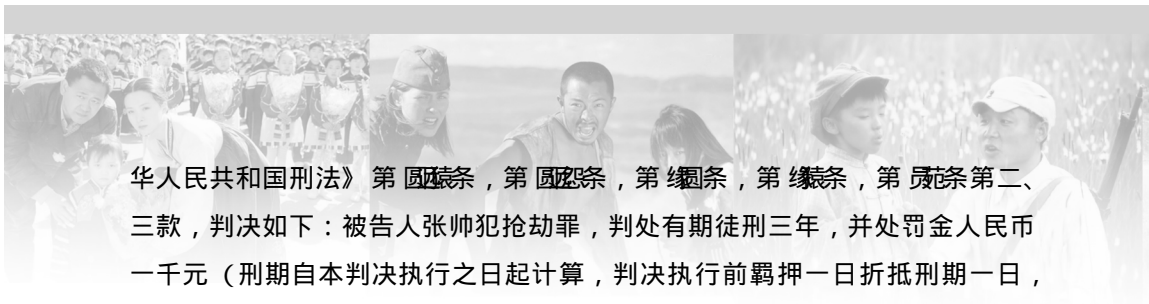
“这是你爸爸捎给你的。”两大盒口香糖，推到张帅面前。

张帅急不可耐地打开一盒口香糖，在纸盒的内侧看到夹着的一个字条，写着：“已送给法官两万元，争取缓刑。爸爸。”他顿时心有底数地变得镇静起来，诡秘地把那字条叠起。

圆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

身着法袍的女法官安慧（源岁）严肃地宣读判决书：“……本院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123 条，第 124 条，第 125 条，第 126 条，第 127 条第二、三款，判决如下：被告人张帅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刑期自本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 月 1 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安慧……”

被告人张帅眼里透着惊愕目光，隐藏着一股不能发作的怒火。张帅母亲苏琴（35 岁）强忍着泪水，不可名状的痛苦和失望都呈现在脸上。李节律师无奈而同情的目光。

面冷如铁的安慧宣判完毕，一枝红笔从审判桌上掉落在安慧的脚旁。苏琴将脸转向一侧，不愿正视儿子投来的目光。

张帅男子汉气地安慰：“妈，三年不长，等着我……”他被两名法警押下。安慧看着押下的张帅。苏琴不由自主走向儿子……

张帅猛回身冲着镜头：“妈妈，三年后见！”

影片名：《法官妈妈》

演职员字幕。

少年犯管教所监舍 走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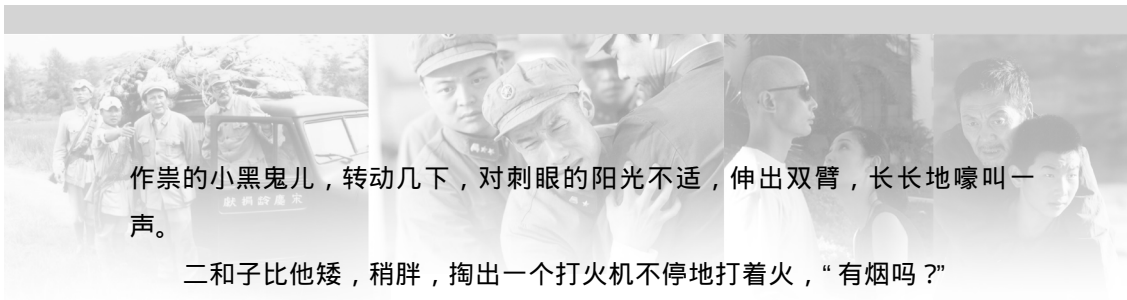
字幕：2015 年 1 月。

张帅（未满 18 岁）高了，壮了，黑了，服刑三年，增添了老成和风霜感。他脱下囚服，换一身夹克衫，所有的东西都不要了，分给了狱友，将一堆法律书《刑法》《民法》《刑事诉讼法》等等装进一个黑色的拉杆密码箱里。他嘴里嚼着一块口香糖，拉着箱子向外走，在少管所赵副队长的陪同下走出监舍。在一道道铁门后向狱友告别。

在大门口外，他签字办好一切手续。赵副队长拿出一个盘子，是张帅入监前的东西：一个破旧的中学生证，一盒口香糖纸盒和几十元钱，用皮筋扎捆着，还有一把钥匙。他拍拍张帅的肩：“你自由了！”

少管所大门外

另一个释放的少年犯二和子（17 岁），提着东西等在门口。两人见面互撞了一下肩膀。张帅半眯着眼，那双单眼皮下藏着一对仇视的眼珠，像准备闹事



作祟的小黑鬼儿，转动几下，对刺眼的阳光不适，伸出双臂，长长地嚎叫一声。

二和子比他矮，稍胖，掏出一个打火机不停地打着火，“有烟吗？”

张帅摇头：“二和子，谁来接你？”

二和子：“我爸爸。你呢？”

张帅：“难说。”

二和子提了一下张帅的箱子：“这么沉？”

张帅：“全是法律书。”

二和子：“你还没学够呀？”

张帅：“我要跟那个法官打官司。”

二和子：“你？”

张帅：“她收了我们家两万元，答应给判缓刑，没兑现。”

二和子：“让她怎么吃的怎么吐出来。”

张帅：“让我怎么进来的让她怎么进去！”

二和子用肩撞他一下，两人诡秘一笑。

一辆奥迪车开来，一个中年男人喊着：“二和子！”

父子兴奋地拥抱一下。

二和子：“爸爸，烟！”

他饥不择食地点燃一枝烟，贪婪地长长地深吸一口，从鼻子喷出的烟，又从嘴里吸进去，一点烟雾都不浪费。

二和子钻进车里：“张帅，让我爸爸送你回家。”

张帅：“你先走吧，我等等。”

二和子把烟递给张帅，张帅接过，没吸。车开走了。张帅吐出嚼过的口香糖，粘在耳朵后边，独自在等。

一辆辆出租车闪过。他手里甩摇着那个钥匙链……

张帅先到了阳光广场父亲张仁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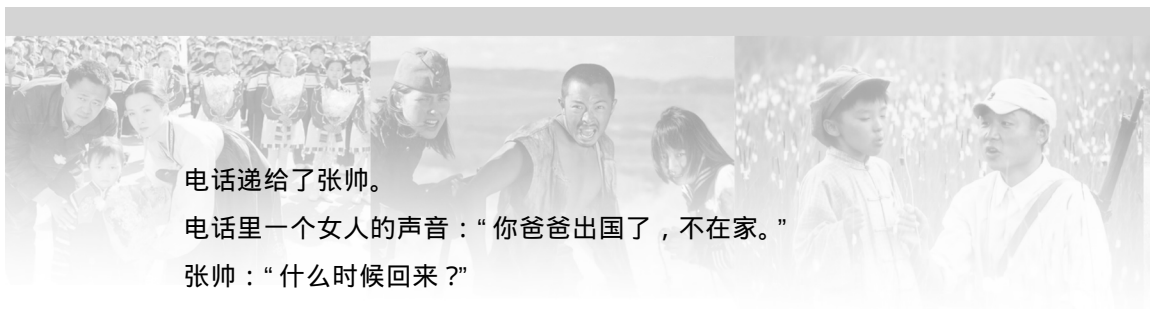
两个保安拦住：“找谁？”

张帅拉着那黑色密码箱站在门厅：“粤座，员张仁家。”

保安：“证件看一下。”

张帅：“我是他儿子。”

保安用电话联络：“张仁家吗？有人找！”



电话递给了张帅。

电话里一个女人的声音：“你爸爸出国了，不在家。”

张帅：“什么时候回来？”

女人的声音：“没准。”

张帅不无尴尬地恳求：“我刚出来，身上没钱，我上去还是你下来，给我送点钱……”

屋里女人尖厉的叫喊声：“你爸爸为了捞你，搭多少钱，光给法官就送了两万元，你妈妈出啥力了？你还来要钱！”

张帅愤怒地：“你再说我妈，我跟你急。我是跟我爸爸借，他不在，你先给垫付，你不给，我可就上去了。”他摔了电话就要往楼梯上走，被保安拦住。

电话响了，一保安接了电话，然后上下警觉地打量着张帅，“你等着，我上去给你取。”

张帅摇晃着手中的钥匙……

张帅母亲旧居

张帅提着箱子来到五楼，来到阔别三年妈妈的家，掏出那把钥匙，试着去开门，拧了几下都没有打开。

这时，一个身影从他背后猛扑上来，将他死死抱住，高喊着：“抓小偷！”

张帅挣扎着。一个女同志从楼下冲上来：“走，送他到派出所！”

张帅辩解着：“这是我家，我妈妈家！”

那身后的男人死死抱住不放：“你快叫警察来！打 ~~冤家~~！”

张帅想挣脱地反抗着，撞到了邻居家门上。

邻居走出一个老太太：“谁呀？”

张帅：“李奶奶，是我，张帅。”

老太太看了看张帅，对那对男女说：“他原先是这家的，我认识，松手。”

那对男女将信将疑地松手。

老太太：“张帅，你妈妈病重时候，把房子卖给人家了，人家都住快一年了。”

那对夫妻把门打开，砰的一声关上了。张帅呆呆地看着手里的钥匙。

老太太：“那个姓李的律师没跟你说吗？”

钥匙慢慢地从手指间滑落到地上。



愿暖某律师事务所

张帅找到律师李节，李节热情地给他倒杯水：“你要取走？”

张帅坚定地点着头。

李节：“带到哪儿去呀？”

张帅：“这还涉及法律吗？”

李节：“我是说你住的地方没解决……”

张帅不容辩解的目光。

李节打开一个下边的卷柜，从里边一堆陈年案卷中，取出用黑布包裹的骨灰盒，摆在桌上。张帅停顿片刻，上前看了看，盒中还有妈妈苏琴的照片，转身感激地：“谢谢你替我保管这么长时间。”

李节：“为当事人做点事也不算啥。”

张帅把箱子打开，从一些法律书中清理出一个空间，把妈妈的骨灰盒放进去了，欲走出屋。李节拦住：“晚上找个地方给你接风洗尘。”

张帅拒绝地摇头：“我会有事求你的。”

李节拍了一下张帅的肩，“能帮忙的，我不会袖手旁观。”

张帅从兜里掏出当年那张口香糖盒里的字条。

李节不解地：“不明白，你要干什么？”

张帅：“举报安法官，她收了我家两万元，没兑现。”

李节脸一沉：“你？凭什么？”

张帅：“法律，用同样的锤砸她家的锅。”

李节：“你有证据吗？”

张帅：“你就是证人。那钱是通过你送给法官的。”

李节：“我不会给你作证的。”

张帅突然严肃起来：“李律师，《律师法》第 54 条第二款：向法官、检察官其他有关工作人员行贿或者指使，诱导当事人行贿的，都构成了犯罪。依照法律你是有罪的。”

李节轻视地笑着：“好啊，你小子翻脸就不认人啊。”

张帅：“人情和法律，一码是一码，在那里边学了三年法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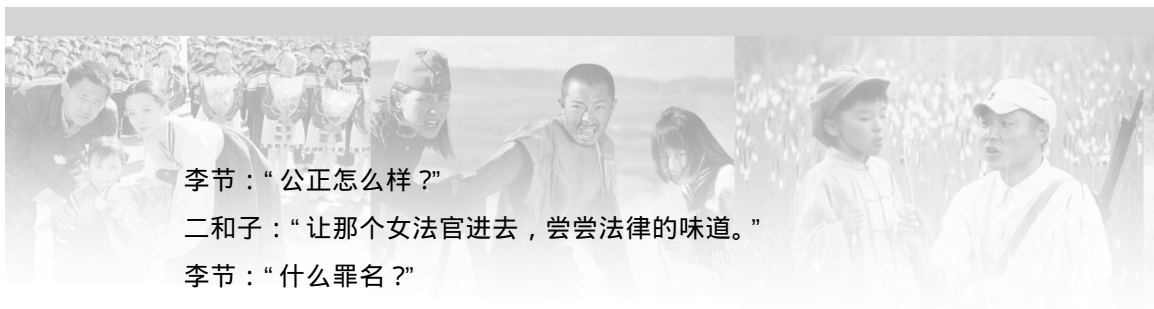
李节：“哦，鲁班门前也敢耍大斧。”

张帅：“只要管用，照样砍人。”

李节：“你想要多少钱？”

张帅：“不要，只想看看法律是不是公正！”





李节：“公正怎么样？”

二和子：“让那个女法官进去，尝尝法律的味道。”

李节：“什么罪名？”

张帅：“受贿罪。”

李节：“法庭只认证据！”

张帅：“所以找你作证。”

李节：“都是一对一的事，人家不承认，我也没办法。”

张帅：“总会找到证据的。”

李节倏然一跳，坐在桌子上，严厉地教训着：“你对安法官采取报复，心术不良，刚出来，对你找工作求学绝对不利。就说她收钱不对，送钱行贿就没有罪吗？你要是兜出来，还得把你们判进去！别犯傻了！”

张帅吐出口香糖，从容地粘在桌上，“你比我明白，《刑法》第384条，说，‘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我判了三年实刑，没有得到不正当利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我妈妈，我也要告她。她太狠了，连给我一个孝敬我妈的机会都不给呀！”

李节从桌上下来，拍着张帅的肩膀：“你是读了一些法条，我也理解你的心情，现在社会就这样，我们律师也为难呀……”

张帅：“你要是为我出庭作证，咱俩吃这顿饭，如果你不想提供证据，那我把你和法官捆在一起收拾。”

李节看到对方那狠毒的目光，平淡地一句质问：“空口无凭，谁说我送钱了？就凭你爸糖纸上写的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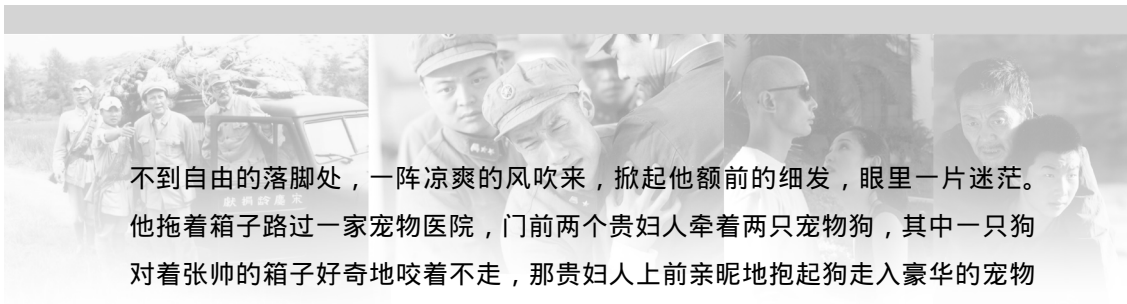
张帅把那口香糖纸条郑重收起：“找到了糖纸，就不怕找不到吃糖的人。”

冤家在何处

张帅拖着那件箱子像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四处游荡着。他走过昔日熟悉的游戏厅前，里边传来各种游戏机发出的电讯音响，他站了片刻，还是走开了。他走过了一家台球馆。

走过一家迪厅，里边传来一个青年的吉他弹唱着灰调音乐：“妈妈，我是你放飞的风筝，我被狂风吹丢，妈妈的线儿牵着长长的忧愁……妈妈，我是断线的风筝，再也飞不到高高的云头，我将随风飘落到哪里，常言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我为什么没有看见你的双手？……”

五彩缤纷的灯光，街头各种耀眼的广告，一个刚刚获得自由的孩子，却找



不到自由的落脚处，一阵凉爽的风吹来，掀起他额前的细发，眼里一片迷茫。他拖着箱子路过一家宠物医院，门前两个贵妇人牵着两只宠物狗，其中一只狗对着张帅的箱子好奇地咬着不走，那贵妇人上前亲昵地抱起狗走入豪华的宠物医院……

场景 一家小饭店包间

张帅叫了一桌的饭菜。

小姐递上一瓶白酒：“先生，你还要什么？”

张帅：“不要了，关上门。”

他从背包里取出苏琴的骨灰盒，放到桌上，端起酒杯祭母，眼泪止不住流下来：“妈，我出来了，你为什么进这里边了？咱们不是说好了，你等我三年吗？”

照片上母亲苏琴那双慈祥可亲的眼睛，注视着张帅。

张帅一饮而尽：“妈，你陪着我打官司。”然后紧抱骨灰盒，后背激动地抽搐着。

场景 二和子家门外

曙色初照，安慧换了一身便装按着门铃。

二和子父亲开门：“安法官，请进。”

安慧：“他们起床了吗？”

里屋，张帅还躺在地板上睡觉。

二和子早醒了：“爸，这是怎么回事？”

二和子父亲：“你们俩住在一起不合适，刚出来，又凑在一起。是我给安法官打的电话。”

二和子：“爸，你这太不够哥儿们了吧，人家张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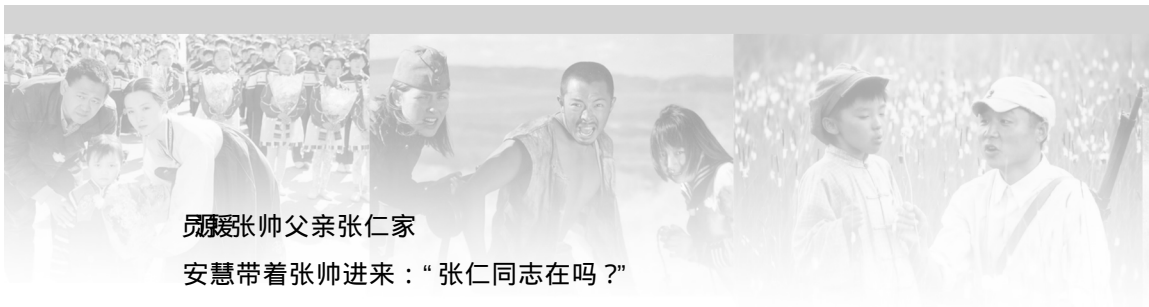
安慧严肃地：“应该有人对张帅负责的，一会儿他醒了，跟我走。”

场景 阳光广场进门大厅

安慧带着张帅进来，保安通过了。

场景 电梯里

安慧和张帅两人对视着无话。



张帅父亲张仁家

安慧带着张帅进来：“张仁同志在吗？”

里间走出粉饼与唇膏栽培出来的少妇邱艳（猿岁），“请坐。他去匈牙利布达佩斯，发货去了。”

安慧：“我是张帅的审判长，张帅刑满释放了。”

张帅把身上的背包，放到地上。

邱艳脸阴下来：“他不能住这儿。”

安慧：“为什么？”

邱艳：“你审的案子，你清楚。”

安慧：“他是偷过你的钱，法律上，他服刑了，认罪了，在这个家里他是孩子，没权拒之门外。”

邱艳：“我不见不烦。他已长大了，该独立门户了。”

安慧：“还有十六天，他才满十八岁。现在家长还有监护的责任。”

邱艳：“我对他没有责任。”

安慧：“你是继母，法律规定你有对继子女履行抚养教育的义务和责任。”

邱艳：“请问，你家愿意收留一个能偷能抢的贼吗？”

张帅蓦然起身，指着邱艳：“你最好别找不自在……”

安慧劝解着：“张帅，你先出去一会儿，别走。”

张帅愤愤地走出屋。

安慧：“你刚才当他的面怎么能这样说呢？我了解了，他在少管所表现很好，要信任他嘛。”

邱艳：“你信任他？那就接你家去嘛。”

安慧：“我，凭什么？”

邱艳：“这不结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他到了谁家，谁都别想过安稳日子。你当法官的都不敢留他，我，就更不能收了。”

安慧：“你这是推卸责任。”

邱艳哇的一声哭了：“你不要逼我好吗，他进去这三年，我刚刚过了点平静的日子，他是判给他爸爸的，给这种孩子当后妈，知道我有多苦。不信，你先收留他住几天，恐怕，你一天都容忍不下他。别教训人不怕口气大，你给我做出个样儿来，试试。”

安慧突然发问：“他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邱艳：“十天吧。”

安慧抽出一张名片，严肃地：“回来，让他到法院找我。”

张帅家楼梯里

张帅独立无语。

安慧：“晚饭在我家吃吧。”

张帅：“上你家？”

安慧：“我家。”

张帅：“管吃，还管住吗？”

安慧：“对，你愿意，可以住到你爸爸回来。”

张帅：“有什么条件吗？”

安慧：“条件有。”

张帅：“按什么标准收费？”

安慧：“条件是，第一，不许和过去的朋友再来往。二，不许抽烟酗酒。

三，违法的事一样不能做。就这些。”

张帅仰着头，低下眼来：“我为什么去你家？”

安慧：“你一个人，在社会游荡，我也不放心。”

张帅：“你是我什么人，你还想管制我？”

电梯到底层了。张帅出来转身要走。

安慧叫住：“张帅，这是你姥爷从西安给我的信，你看一下，想通了你来找我。”

张帅走开了。

同仁医院眼科

张帅在听一位老医生介绍：“你妈妈死后愿意捐献眼角膜……”张帅瞪大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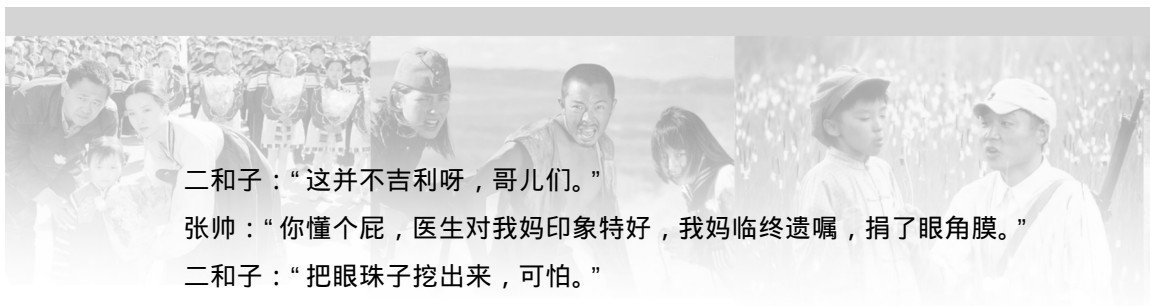
老医生拿出一张照片：“已经使这位失明的农村大娘，复明了。”张帅无语……

台球馆

二和子在打台球。

张帅拿着杆：“我妈妈死得很痛苦，最后是喊着我的名字……咽气了。”





二和子：“这并不吉利呀，哥儿们。”

张帅：“你懂个屁，医生对我妈印象特好，我妈临终遗嘱，捐了眼角膜。”

二和子：“把眼珠子挖出来，可怕。”

张帅：“她想把眼睛留在世上，想看着我出来。”

二和子：“那她不该把房子卖了，给你留着呀。”

张帅：“卖房子也是堵医药费。”

二和子：“说到底那个法官最恶，少判你一年，就能见到你妈妈了。”

张帅：“快说，哥儿们去不去那法官家住？”

二和子从兜里掏出一个精制微型录音机，摆在台上。

张帅：“什么意思？”

二和子：“不进虎窝，找不到虎屎。要告倒法官，你得找到证据。这小东西灵敏得很，自动控制，能录愿个小时，只要录下一个到她家送礼的，她就搞定了。”

张帅狠狠地一杆打出，稳准狠地将两个球送入网里，“打入内部。”

安慧法官家

这是三室一厅的房子。

安慧征求丈夫柴志同（缘岁）的意见：“老柴，他在咱家只住十天，最多两周他爸爸就回来了。”

柴志同犹豫着：“请神容易送神难，咱家不是少管所，也不是少年犯接待中心，你这样做会不会引起麻烦？”

安慧：“胡韬住咱家，你对他印象不是很好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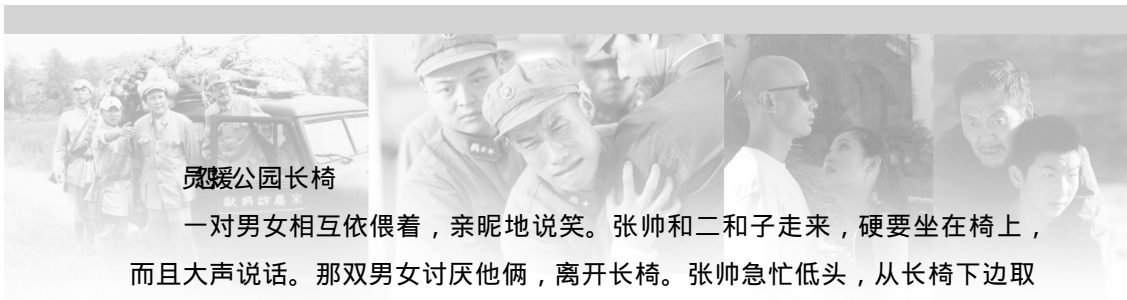
柴志同：“他跟胡韬不同，胡韬是少年大学生偶然犯罪，底子不同，再说父母远在四川，从拘留所出来，在我们家住三天，学校后来就给安置了。这小子父亲还在，为什么不管？”

安慧：“他妈妈死了，姥爷给我来信了，我觉得这孩子还没坏透腔，他就像漏了气的煤气罐。”

柴志同：“什么意思？”

安慧：“如果让他们在社会上放任，碰上一点火星子，就得爆炸。我最担心的是再次犯罪。”

柴志同：“咱们女儿不小了，引进这么个人，合适吗？”



公园长椅

一对男女相互依偎着，亲昵地说笑。张帅和二和子走来，硬要坐在椅上，而且大声说话。那双男女讨厌他俩，离开长椅。张帅急忙低头，从长椅下边取下用口香糖粘着的微型录音机。急于听到窃听录音效果，传出那女人发嗲的声音：“……咱们总到这儿，你怕你老婆知道咱俩的关系，是吧……”

男的声音：“怕什么？”

女的声音：“那明天带我去深圳玩，人家深圳都没去过……”

男的声音：“我得找一个理由啊。”

女的声音：“你又向老婆撒谎……别，乱摸什么，你别掐那儿，痒得受不了，嘻嘻嘻……”那女人撒娇的笑声……

张帅关了机器，两人也忍不住地大笑起来，张帅就地一个跟头翻起来。那对男女从远处不解地看他们，诧异。

安慧家

柴志同打电话：“柴云，你是支持爸爸，还是支持你妈妈的意见？”安慧无语……

北京舞蹈学院学生宿舍

一位身材窈窕的女学生背影，正在接电话：“爸爸，你千万别反对，我赞成妈妈的决定。让他到家里住几天，太好了！今晚我就回家。我要见见这个男孩。”

安慧家卫生间

蒸气氤氲，张帅赤裸身体进入澡盆洗澡。

安慧家的一间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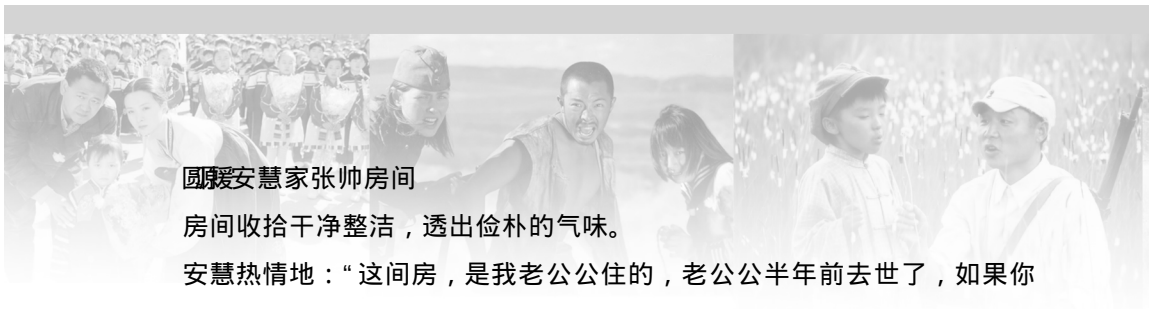
安慧和丈夫柴志同在收拾靠门口一间屋子。

安慧不时地询问：“张帅，水烫不烫？”

卫生间里张帅挑衅的声音：“比少管所舒服多了，能不能给搓搓后背？”

安慧迟疑片刻，看见丈夫柴志同正往墙上挂一张“请勿吸烟”的牌子，她推了一下柴志同进卫生间。柴志同开门进去了。





圆媛安慧家张帅房间

房间收拾干净整洁，透出俭朴的气味。

安慧热情地：“这间房，是我老公公住的，老公公半年前去世了，如果你觉得不妥……”

张帅：“妥妥，只要能住人就妥！”

墙上，有一张全家福照片。安慧指着其中一个老爷爷：“这就是我公公，志同是老大，这是我女儿，平时不回家，周六和周日回家。”

这时，楼下门卫的岳师傅来了，送一个药碾子，“安法官，我给你借的。”

安慧：“谢谢你，哎，你不是说门卫没有沙发吗，我这屋沙发太旧，你要是能用上，就拿去把。”

岳师傅坐了坐：“你家不用了？”

安慧：“这腾出地方，放个学习桌。”

岳师傅：“那我就扛下去了。”

旧沙发被岳师傅扛出屋了。

安慧：“张帅，你要觉得不适的地方尽管说。”

张帅：“那里头我住了三年，没有我不能适应的地方。”他带来的那个箱子放在地上。

安慧：“看看还有哪些要求？”

张帅装得很乖：“我是不是要到这儿派出所报个到。”

安慧拍了一下张帅的肩：“没想到你这么乖。”

圆媛安慧家厨房

安慧两口子正在厨房忙着，准备饭菜。柴志同戴着围裙炒菜。

圆媛安慧夫妻房间

张帅将那录音机粘放在床头柜隐蔽的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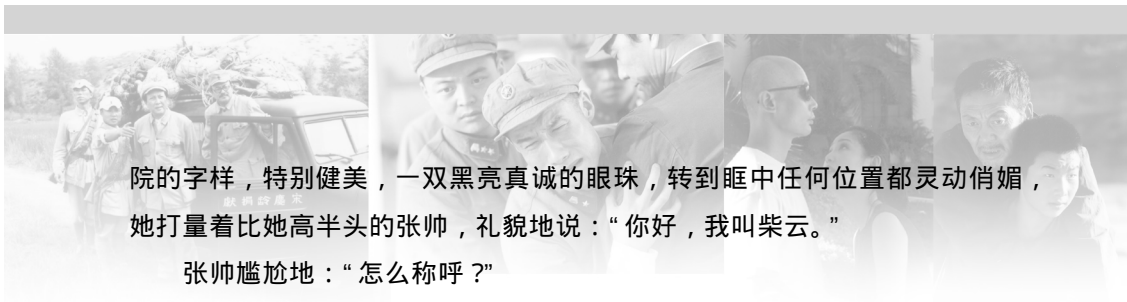
楼道里，传来按门铃声。张帅佯装欣赏着屋里的摆设，悄然走出。

圆媛安慧家客厅

安慧从厨房走出：“女儿回来了。”

“妈妈，我回来了！”

柴云（八岁）进屋，穿着一身牛仔蓝的紧身短袖衫，胸峰上印有舞蹈学



院的字样，特别健美，一双黑亮真诚的眼珠，转到眶中任何位置都灵动俏媚，她打量着比她高半头的张帅，礼貌地说：“你好，我叫柴云。”

张帅尴尬地：“怎么称呼？”

安慧：“你叫她姐姐。”

柴云脸红了：“真不好意思，第一次当姐姐就迟到了。”

两人握手，她注意到了他左手上那文着的蜈蚣。柴志同端上最后一道菜，桌上饭菜齐了。柴志同给张帅倒满酒杯。

张帅客气地：“别，我不喝酒。”

柴志同：“喝点啤酒。”

张帅：“未成年人是不能喝酒的。法官在这儿，我说的对吗？”

安慧欣赏地笑了：“张帅，变得出息多了。”

柴云：“我陪你喝可乐。我妈的水呢？”

柴志同专门给取来一杯凉好的白开水递过来。

张帅：“喝这么多？”

安慧：“凉白开！我有糖尿病。来，预祝你在我家这两周愉快！”

柴志同：“预祝你早日找到工作。”张帅端杯无话。

柴云举杯热情地：“欢迎你。”

张帅一直在看着柴云的举动：“我在你家只住两周。请多关照。”

柴云：“那明天我带你去玩一个最刺激的活动。”

张帅：“……”

柴志同阻止地：“他还要找工作呢！要玩，我陪你。”

柴云：“爸，这个活动必须是年轻的小伙子陪才行呢。”她冲张帅挤了一下眼睛。

圆圆安慧家厨房

张帅吃完饭，拿着碗自己来刷。

柴云追来：“你放那里，我来刷吧。”

张帅下意识地：“报告政府，自己来……”

柴云笑了：“你再说一遍，刷碗还报告政府……”

张帅不说话了，将自己的碗筷刷完，要走。

柴云：“哎，明天去玩，行吗？”

张帅回避地摇摇头，走开了。